

这是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战争，还是一场从开战之初就已注定结局的战争。号称军力“亚洲第一”的北洋水师，背后是一个外强中干、腐朽衰败的大清帝国。而隔海相望的近邻日本，历经明治维新，已经迅猛崛起，野心爆棚。1894，朽木遇战火，灰飞烟灭。

关于甲午战争，你知道清朝为什么输，你可能不知道—— 1894，日本为什么赢？（上）



1894年9月12日，停泊在威海卫的北洋舰队。

东京：陆奥宗光决意开战

1894年6月2日，日本内阁成员齐聚首相陆奥宗光官邸开会。

外相陆奥宗光拿出一封电报，让阁员们传看。电报是日本驻朝鲜临时代办杉村浚发来的——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，国王已准备向清朝请兵镇压。陆奥宗光的意见是：“如果清朝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，不用任何名义，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，以备不测，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势。”

伊藤不敢怠慢，牵扯到海外派兵，

他派人请来了军方的代表——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。起初，除了陆奥、川上和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以外，其他人对出兵都表示疑虑。陆奥努力游说大家，表示一定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安全。最终，内阁作出了派兵赴朝的秘密决定。伊藤博文进宫，按例奏请天皇施行。

派兵，派多少？会议没说。按照当时在日本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最初的想法，500人到1000人即可。

可是，陆奥外相不这么想。

“实行干脆利落的政策吧！”

内阁作出了决定，陆奥一下子忙了起来。他命令大鸟圭介做好随时返回朝鲜的准备，又找到海军大臣西乡从道，商议决定大鸟将搭乘“八重山”号军舰赴朝，军舰和舰上配备的海军陆战队都将听大鸟的指挥。朝鲜内乱，他认为“此乃确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难得良机”。

当天深夜，陆奥和外务次官林董将川上操六请到外相官邸，共同讨论落实

出兵朝鲜的计划。陆奥把自己想在朝鲜进取的想法对川上和盘托出，川上点头称是：“好！你若有这样的决心，就不要再搞姑息外交了。下决心去实行干脆利落的政策吧！军事方面的事情，我心中无数。”

后来，外务次官林董回忆当晚三人的讨论情况，说当天的会议“不是议论怎么和平解决问题，而是讨论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”。

保护日本的“利益线”

日本想对东亚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，想了好几百年。早在丰臣秀吉初步统一日本后，就曾于1592年和1597年两度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。明治维新前后，诸如“补偿论”、“海外雄飞论”、“大陆政策”、“征韩论”、“瓜分中国论”在日本政学界接踵出炉。1890年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奏《外交战略论》，认为：“国家独立自主之途有二：一曰防守主权线，二曰保护利益线。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，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。”朝鲜就被看成是日本的“利益线”。

川上操六于1893年4月9日，从东

京出发，先到朝鲜的釜山，继往仁川、汉城等地考察。6月中旬，他又南下上海、南京等地活动，参观了江南制造总局、金陵机器局和吴淞炮台，直到7月初始返回日本。此行归来，川上认定清帝国极度腐败，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正当其时。

在川上的策划之下，6月5日，经天皇批准，在参谋本部设立战时大本营，作为日军的最高统帅机构，成员全部是现役的陆海军高级将领。

军队已经磨刀霍霍，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寻找一个开战的理由，并避免招来列强的干涉——这还得看陆奥的。

大本营换上主战派

6月5日，陆奥对即将登船赴朝的公使大鸟圭介交代：“我们在朝鲜必须取得优势。因此，在向这个方面前进时，即使因阁下的措施而和平破裂，我将完全为之负责。”

6月9日，大鸟抵达仁川。此前，清提督叶志超和总兵聂士成率准军精锐2500人在朝鲜牙山登陆，并安营扎寨。12日，日军先头部队也抵达仁川。

16日，陆奥提出所谓中日“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”，这样一则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，再则拖住清军不能班师回国，以伺机寻衅。陆奥认为清政府“十之八九不会同意日方的提案”。果然，6月22日，清驻日公使汪凤藻向陆奥发送了拒绝的答复书。陆奥向清政府发出“第一次绝交书”。当日，明治天皇亲自主持御前会议，表明今后准备采取更为坚决的态度和强硬立场。

23日，大本营向第五师团长陆军中将野津道贯下达命令，向朝鲜增派部队。28日，陆奥和川上之前策划的混成旅团全部在仁川登陆，合计7600人。

在陆奥判断英、俄两国不会对日军在朝鲜的行动进行干涉后，日本的开战决心越来越坚定。在7月17日召开的大本营第一次御前会议上，海军军令部部长中牟田仓之助反对使用舰队攻击清军，主张采取守势。明治天皇发布特别旨令，把中牟田仓之助撤职，恢复枢密院顾问官休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的现役，接任海军军令部部长。

桦山以强硬的主战态度而闻名。7月19日，在桦山的主持下，大本营编成了联合舰队，任命海军中将伊东祐亨为司令官。当天，日本向清政府发出最后备忘录，要求5天内答复。

长崎：一支忐忑不安的舰队

1894年7月23日上午11时，日本“联合舰队”的先遣队，由“吉野”、“秋津洲”、“浪速”三艘军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从位于长崎的佐世保军港出发，驶向朝鲜群山海面。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在“高砂丸”号上送行。接着，“松岛”、“高千穗”、“千代田”、“严岛”、“桥立”五舰组成的本队也经过“高砂丸”；不久，“葛城”、“天龙”、“高雄”、“大和”四舰组

成的第二游击队驶来，最后一批出发的是“爱宕”号。

开往朝鲜的这支舰队，是以萨摩藩士为主体的日本海军，奋斗了几十年攒下的家底，来之不易。此次出征挑战强敌，谁的心里都没底。以至于后来桦山要化名当参谋，登上商船改装的“西京丸”号跟在舰队后面压阵。

军费：海军与国会的拉锯

明治维新后，来自长州藩和萨摩藩的倒幕功臣把持了政府，形成了著名的“藩阀政治”。在军界，陆军以长州藩势力为主导，而海军被萨摩藩势力所控制。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日本一直处在“陆主海从”的境地。从1872年到1882年，海军军费只是陆军的三分之一，发展速度很迟缓。

1885年，萨摩藩元老西乡从道以陆军中将军的身份出任海军卿。西乡到任后，抛出了一个新造舰54艘计66300吨的计划。

1889年，按照新颁布的《日本帝国宪法》，内阁总理大臣向天皇负责，帝国议会并非立法机关，审议预算成为国会监督行政权力的唯一手段。当时日

本众议院云集许多民权人士，在预算上做文章是他们反对藩阀政府的利器。所以造舰费屡屡成为众矢之的。

在1893年召开的第四届国会上，天皇出面迫使国会妥协，国会宣布每年为海军增加投资300万日元。这样，日本海军将在1893年至1899年获得1800万日元造舰拨款，用来建造铁甲舰4艘，巡洋舰1艘，其中就包括针对北洋海军定远级铁甲舰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战列舰“富士”号和“八岛”号。不过，甲午日清开战时，“富士”号和“八岛”号还未竣工。因此，在日本军界稳健派眼里，挑战北洋海军是相当冒险的行为。

军舰：仓促上阵的“三景舰”

从北洋海军拥有了排水量7000多吨的“定远”和“镇远”两艘铁甲舰之后，如何克制这两艘的装甲和重炮，就成为日本海军最重要的课题。

其实在1885年“镇、定”二舰刚开始服役的时候，日本就迈出了追赶的步伐。当年10月，法国海军部收到日本政府聘请军舰设计师白劳易的请求，日本人开出了比聘请一般外国专家高出20倍的价码，法国政府当即同意。白劳易于1886年2月2日拖家带口抵达横须贺，一直工作了4年，为日本设计了6艘军舰，先是两艘钢壳无护甲巡洋舰“高雄号”和“八重山号”。之后，白劳易便集中精力去设计一组足以击毁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的战舰。

由于受建造经费的掣肘，白劳易计划设计一种吨位稍小、费用较廉的二等海防舰。1887年3月，

日本海军启动了白劳易设计的建造方案，并以著名的“日本三景”（即宫城县的松岛、广岛县的严岛神社以及京都府的天桥立）为名，将三艘新舰命名为“松岛”、“严岛”、“桥立”。因此后世将该级舰称为“松岛”级巡洋舰，或者直接统称为“三景舰”。

“三景舰”的排水量是4278吨，比“镇、定”二舰差了不少，却有一门口径为32厘米的巨炮，威力和射程大于“镇、定”二舰30.5厘米的主炮。此外，虽然白劳易刻意加强了重点部位的装甲，但防护巡洋舰舰型的先天不足，仍然使“三景舰”的防御力显得弱不禁风，甚至有人称它们是“裸体武士”。

在黄海海战中，“三景舰”起到的作用不大。5个小时的战斗，3门巨炮一共才发射13次，竟然悉数落空。真正给予北洋海军致命威胁的是以“吉野”为代表的高航速、高射速的巡洋舰。

军火：下濑火药威力领先

当时海军装备的炮弹中，开花弹是最具威力的一种，不过北洋海军的开花弹很少。而根据当时的技术，开花弹弹头填充的是黑火药，只能通过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和炮弹碎片来杀伤敌军、破坏敌舰。1873年，德国化学家斯普伦格尔发现，苦味酸可以用引信引爆，爆炸的威力远大于黑火药。

1888年9月，日本工程师下濑雅允开始研究苦味酸，至1891年终于成功配制出了以苦味酸为主要成分的烈性炸药，定名“下濑火药”。1893年1

月28日，日本海军正式开始换装填充了下濑火药的炮弹，这在当时绝对是领先世界的创举。

填充了下濑火药的炮弹灵敏度极高，击中绳索都能引发爆炸。爆炸除了可以产生冲击波和炮弹碎片，还伴随有中心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的大火，火焰会像酒精燃烧一样四处流动。在黄海海战中，12艘北洋军舰遭受火灾的至少有“超勇”、“扬威”、“定远”、“镇远”、“经远”、“来远”、“致远”等7艘，有学者分析这都是拜下濑火药所赐。

军官：海军之父的改革

1893年，日本海军对人事和行政进行大规模改革。在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支持下，这次自我整理由海军省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主持。

根据山本的人员整理计划，8名将官和89名佐官被解除职务，这些人有的连蒸汽军舰都不懂，还是帆船军舰时代的老脑筋。

在山县、西乡的支持下，山本雷厉风行，对日本海军在战前进行了一次“大瘦身”。许多留过洋的现代化军官被提拔起来。

对清作战的方针，山本也起了重大作用。

7月17日，大本营根据海军的胜负可能，制订

了三套计划：其一，若海战大胜，陆军长驱直入打进北京；其二，若海战胜负未决，陆军固守平壤，舰队维护朝鲜海峡制海权，从事陆路增兵的运输工作；其三，若海军大败，陆军撤离朝鲜，舰队守卫沿海。7月19日，根据山本的方案，已经改名为“西海舰队”的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整合成“联合舰队”，司令官为原常备舰队司令伊东祐亨。

尽管只是一个大佐，山本才是日本海军的实际操控者，难怪人们称呼他为“权兵卫大臣”。他也是当之无愧的日本海军之父，在他的精心谋划下，战火一触即发。（据《文史参考》）